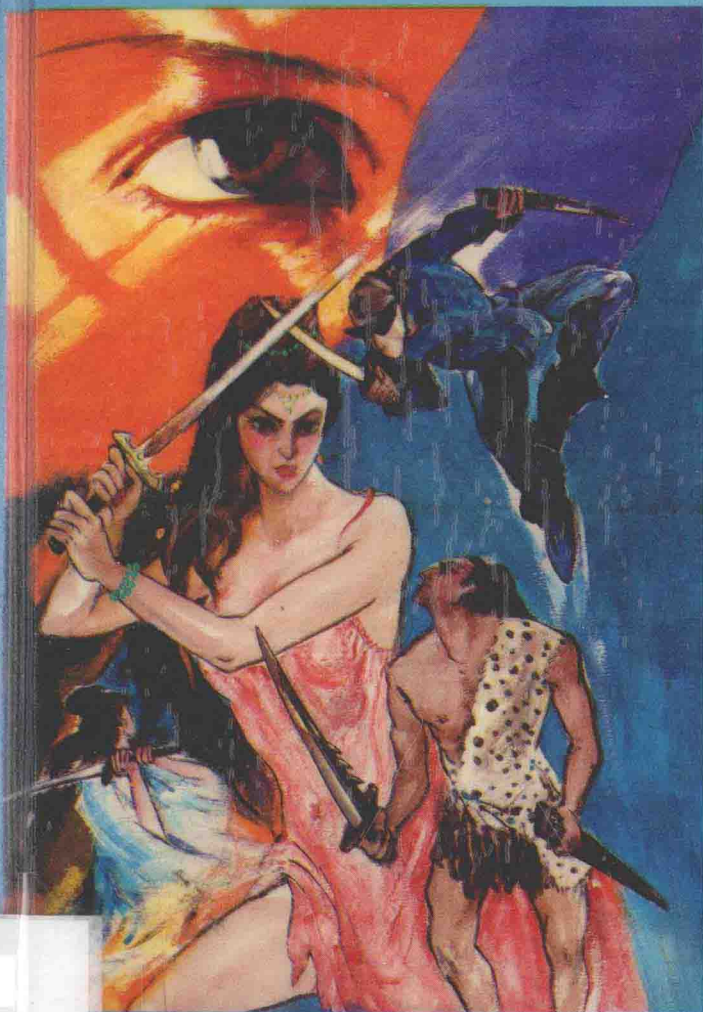


台湾 卧龙生 著

Q

妖女血地圖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3

妖女血池图

(台湾) 卧龙生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摔倒在地上。

正在运气调息，压制毒性，使它延缓发作的群豪，听得侯振方大喝之声，立时各挥兵刃，把身披玄纱的女人围了起来。

那身披玄纱的女人突然举手一挥，揭开脸上垂遮的黑布，娇声说道：“你们都已受剧毒，要想活命，赶快丢弃兵刃，束手就缚，我各赐你们一粒独门解药，如想妄图以本身修为功力，压制毒性，那无疑饮鸩止渴……”

说话之间，缓缓褪下身披玄纱。

当她取下了蒙面黑布之时，群豪都不禁为之一呆。

只觉这女人美中带媚，娇中生俏，而且其媚冶荡入骨髓，使人一见之下，神魂为之一荡，再加上她那娇婉的呼叱之声，听来更是清脆悦耳。

虽然说的不是喁喁情话，呼郎唤弟，但那柔靡的声音，却使人闻而动心。

但见她缓缓脱去了身披玄纱，露出修长的玉腿，和晶莹如玉的皮肤。

那冰冷的神情，也随着她缓缓褪下的披身玄纱，变作微微的笑意。

星目转动，皓齿如雪……

纤纤十指，轻轻拂散开垂肩秀发。

绝世的美丽容色，冶荡动人的媚态，幻化出一副惊心动魄的妖艳画面……

群豪同时感觉到胸中热血沸腾，手中拿着兵刃，有如木雕泥塑。

耀眼生花的肌肤，撩人绮念，使群豪体内血脉运行加速，也促使毒性提前发作。

突然间，响起了一声惨叫，一个少林僧侣，被那蓝衣少女手

中形如鹿角的后刃，横扫去半个脑袋，倒地死去。

紧接着连声闷哼惨叫，又有四个少林和尚伤在那红衣少女和蓝衣少女的剑下。

惨叫中混合着那红衣少女和蓝衣少女的娇笑之声。

全身白衣的梅绛雪，却仍然是一副冷若冰霜的神情，既不闻她说话之声，也不见她脸上浮现过一丝笑意。

但见她手中一对碧玉尺，挥舞两道青光，飞绕在少林寺群僧之中，但她点到就收，始终未伤一人。

被誉为武林中最奇奥的罗汉阵，逐渐的散乱、解体。

少林僧侣们伤亡惨重无比，已有十二人倒卧在地上。

那蓝衣少女和红衣少女，下手毒辣无比，出手必伤关节要害，和人身大穴，所以中剑的少林僧侣，死多于伤。

要知这一阵激战之后，少林群僧们身受之毒，已经开始发作，只觉目眩头晕，四肢力量渐减，运杖挥刀，渐感吃力。

这情形，给了那蓝衣少女和红衣少女一个极好的屠杀机会。

但见两人剑光闪动，鲜血溅飞，片刻间，三十六个少林僧众，全都死伤在两人宝剑、拂尘、和那形如鹿角的怪兵刃下。

梅绛雪一身白衣溅满了血迹，但她却始终未伤过一人。

这是一场惨酷无比的屠杀，只看得倒在地上，装晕的神钟道人，感伤万千，黯然魂消，几乎忍不住要挺身而出，挥剑接战。

但他却以无比耐心，忍了下去。

三人杀戮完少林寺三十六僧，立时挥动兵刃，疾向呆呆出神的群豪攻去。

剑光闪动，血肉横飞，但闻连连惨叫之声，片刻之间，群豪已伤亡了七八人之多。

那身披玄纱女人，忽然娇笑一声，收敛了冶荡之态，柳腰一摆，冲入了群豪之中，指扫掌劈，迅辣绝伦。

但闻惨叫之声，不绝于耳，群豪纷纷应手而倒。

这时，群豪身受之毒，大都已经发作，无能招架，纵然挥动兵刃还击，也是去的毫无劲道。

紧依在神钟道人旁侧而卧的松风、松月道长，眼看着这等惊心动魄的奢杀，心中大感不忍，不自觉挺身欲起。

神钟道人虽然微闭双目装晕，但仍然留神着周围群豪举动，一见松风、松月难再忍耐下去，赶忙伸手轻轻一扯松风道长衣袂。

松风霍然惊觉，心中暗道：“好险！好险！我如一时忍耐不下，挺身跃起，只怕要破坏神钟道兄的全盘计划。”

只听神钟道人细微的声音，在耳际响起道：“等会那殿门大开之时，由贫道和白兄担任抢夺殿门之责，两位道友请分抱葛炜、葛煌尽快跃出，本门中弟子则组成五行剑阵，全力阻挡强敌。”

他暗运内功，施展千里入密的工夫，除了白作羲、松风、松月、和武当门下弟子之外，其他的人虽有灵敏的耳目，也无法听得。

这时，回轮殿中的情景，已然渐入沉寂。

群豪大都溅血在那蓝衣少女，和红衣少女的宝剑之下，或遭那身披玄纱的女人所伤，几个未伤之人，也都药性发作，不支倒下。

神钟道人微启双目，扫视了一眼，但见一片死尸杂陈，满地鲜血横流，景象凄惨，触目惊心，不禁暗暗一叹。

那身披玄纱女子，目睹殿中无一反抗之人，突然娇声喝道：“停手！”

那蓝衣少女和红衣少女，应声而住。

身披玄纱女子放声一阵格格娇笑，道：“打开殿门，要他们把

殿中尸体清运出去，药性发作的晕倒之人，一律解入石牢之中，听候发落。”

那蓝衣少女说道：“只怕这般人中，有些狡猾之辈，故意装死，弟子之意，不如斩尽杀绝的好。”

那身披玄纱女子沉吟了一阵，说道：“不错，这班人中，难免有装死之人，待大开殿门之后，再设法逃走……”

她目光环扫了大殿一眼，冷笑一阵，道：“纵然他们能够逃出大殿，但也无法冲过重重拦击，这些人都是当今江湖上甚有名望身份之人，多留一个活人，就多一个人的用处。”

那蓝衣少女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师父请回去休息吧，此处有我和两位师妹，足以应付了。”

那身披玄纱少妇微一颌首，自向大殿一角走去。

梅绛雪借着送那玄衣少妇的机会，由方兆南、陈玄霜身侧走过，轻轻踢了两人一脚。

她早已看准了两人穴道位置，默记在心中，虽未低头探看，出足仍然极准，踢中了两人太阴脾经的“地机”穴。

陈玄霜生先玄关已通，反应最是灵敏，梅绛雪不过向前才走了三四步远，她已醒转过来，霍然睁开双目。

这位初历江湖的姑娘，近来目睹江湖上诸多凶惨、险诈之气，已变的谨慎了不少，目光一触大殿中遍地横尸，立时又闭上眼睛。

那蓝衣少女和红衣少女，精神贯注在武当派神钟道人和无影神拳白作羲的身上，也未留心于她，竟然无人发觉她睁开眼睛之事。

陈玄霜虽然一身武功，但她究竟还是一位稚气还未全退的少女，生平之中，又未见过这等死尸杂陈，满地鲜血的凄惨之局，只觉心中一阵跳动，全身血脉加速运行。

眨眼之间，经脉畅通。

她缓缓启开双目，瞧了方兆南一眼。

只见他眼皮颤动，似想睁开眼睛，当下悄然伸出手去，握住他左手脉门，微一用力，把本身真气，传入方兆南的身上。

方兆南一得陈玄霜真气相助，立时醒了过来，一睁双目，正欲挺身而起。

这时，耳际忽响起陈玄霜低微的声音道：“南哥哥，别慌着起来，快些暗中运气调匀真气，也许还得打一架呢”

方兆南轻轻一握陈玄霜抓在腕上玉掌，表示相谢之意。

陈玄霜却突觉心波荡漾，羞喜的问道：“南哥哥，你心里喜欢我吗？”

方兆南心头一跳，一时之间，不知该如何答覆才好。

正感为难之际，空闻一阵沙沙急响，回轮殿两扇大门，突然大开。

一阵强烈的阳光，射入殿中。

神钟道人突然大喝一声，急跃而起，挥剑一掠，人已到大殿门口。

无影神拳白作羲，紧随着挺身坐起，双拳齐出，打出两股无声无息的拳风，分向那蓝衣少女和红衣少女撞去。

二女事先毫无警觉，待觉出不对时，潜力已然近身。

只觉前胸吃一股强猛之力一撞，不由自主的向后退了两步。

白作羲打出两拳之后，人已凌空飞起，直向那铁门之处，抢落过去。

双脚还未着实地，又打出一记无影神拳，直向守在大殿门外的八个赤足白衣，手执缅甸铁软刀的少女击了过去。

松风、松月紧随跃起，一个抱了葛炜，一个抱了葛煌，顺手又提起放在两人身侧的包裹，急向殿门奔去。

八 武当门下弟子，纷纷起身，各自拔出长剑，结成一座五行剑阵，向大殿门口移去。

陈玄霜目睹神钟道人等，一齐向殿外冲去，大有夺路而逃之心，当下一挺娇躯，急跃而起。

她手中仍握着方兆南的右手脉门，纵身跃起时，不自觉的加了几成劲力，方兆南登时感到半身一麻，无力挣脱，被她向前拖了八九尺远，重重的喘息了两声。

陈玄霜听得方兆南喘息之声，心中陡起警觉，赶忙放开了方兆南的右腕。

那身披玄纱的女子，刚刚走到大殿侧角，人还未进暗门，殿中已生变故，立时回过身来，冷然一笑，一挥左手，示意要梅绛雪去帮助两位师姐动手，自己却举手在避上一按，石壁之上，立时自动开了一个小门，迳自进门而去。

她似乎根本未把神钟道人等向外冲闯之事，放在心上。

那蓝衣少女和红衣少女，早已和武当派中弟子排成的五行剑阵，动上了手。

武当派中的五行剑阵，和少林派的罗汉阵，同为驰名天下的奇阵，彼此的剑势，配合异常严谨，二女攻势虽然强猛，但想在一时之间，冲破五行剑阵，亦非容易之事。

更何况，武当门下弟子，且战且退，并未存有求胜之心，守御之势，更是严密异常。

这时，神钟道人已和那围守在大殿门口的八个赤足白衣少女，动上了手，无影神拳白作羲，紧随在松风、松月二人身后，闭目养息，没有出手。

陈玄霜和方兆南，紧跟着白作羲。

神钟道人眼看门下弟子排成的五行剑阵，逐渐接近了殿门，突然轻啸一声，手中剑势忽然一变，刹那间冷芒电掣，剑气漫天。

神钟道人的功力深厚，这一全力施为，剑势的威力大盛，八个赤足白衣少女，登时被迫的有些手忙脚乱。

微闭双目养息的白作羲，此刻却突然睁开了眼睛，遥遥发出了两拳。

但闻两声娇脆的轻哼之声，两个赤足白衣少女分别中拳，一个当时喷出一口鲜血，倒在地上，一个却身躯摇颤，缅甸铁软刀，脱手落地。

神钟道人一剑扫来，鲜血溅飞，那失剑白衣少女登时被拦腰斩作两断。

白作羲大喝一声，又打出两记无影神拳。

八个赤足白衣少女，一个被无声无息撞到的拳风，击中要害而死，一个被神钟道人长剑活活劈死，战志不觉一懈，一见白作羲再次挥拳作势遥遥劈来，那里还敢大意，不自由主的纷纷向两侧闪让开去。

神钟道人借六女闪避之势，长长施出了一招“星月倒挂”，剑势绵绵，把六女逼的让开了一条大路。

松风、松月背负着葛炜、葛煌纵身一跃，紧随神钟道人身后冲过。

白作羲大展神威双拳连发六拳，分向六个白衣少女打去。

余下的六个白衣少女，都是极少江湖阅历之人，不能兼顾四面，只顾想法子对付神钟道人剑势，又忘了白作羲那无声无息的拳风，全都被那悄无声息击来的拳风打中，

当六人觉到一股潜力暗劲，逼上身时，再想闪避，已来不及了。

只觉心头一震，齐齐向后退了数步，两个受击较重，一屁股跌坐在地上。

梅绛雪眼看神钟道人等冲出回轮殿，直向生死门闯去，但两

位师姐却仍被五行剑阵挡住，两人攻势虽然极辣极狠，毒手频施，但那五行剑阵配合严密，变化奇奥，任两人攻势猛恶，始终不现破绽。

这时她怕引起两位师姐怀疑，赶忙纵身而上，挥动碧玉尺抢攻。

她一加入，三女威势大增，武当门下弟子，登时感受到强大的压力，阵势变化受制，渐感不支。

方兆南一看情势不对，低头对陈玄霜道：“师妹去助神钟道人开路，我去助那几个断后的武当弟子一臂之力。”

陈玄霜低应一声，仗剑一跃，凌空飞起，越过了松风、松月，落在神钟道人身后，说道：“道长请小息片刻，让我先打一阵。”

神钟道人经这一阵激战之后，已觉身受之毒将要发作，如不及时运气调息，把欲发毒性，压制下去，只怕难再持久，当下疾攻两剑，抽身而退。

这时，神钟道人已冲到生死门前，十二个鬼形怪人，排成了一座阵式，挡在门口，神钟道人已猛冲了三次都被那十二个鬼形怪人合击之势挡了回来。

陈玄霜抬头望了那十二个鬼形怪人一眼，只见每人一副怪形，脸上彩色鲜明，纵然心中明白那都是人装扮而成，但仍然不自觉的有些害怕。

她别过脸去不敢再看，手中长剑一挥，幻出两朵剑花，分向当先两个鬼形怪人刺去。

她虽然眼睛未看，但刺出的剑势，却是准确异常，指袭之处，都是人身要害大穴。

两个主持阵势变化的鬼形怪人，被她的剑势逼的各自向后退了一步。

陈玄霜一击逼退了强敌，使她怯敌之心大减，玉腕挥摇，施

展开迅辣的剑招，倏忽之间，连续攻出了八剑。

她自己并不知道自己出手的剑招辛辣无比，乃上乘心法的剑招。

抢尽先机的八剑，使那围守生死门的十二个鬼形怪人，被迫的手忙脚乱，彼此相互救应的阵式，也被迫乱了章法。

神钟道人一面运气调息，一面留神着陈玄霜和人动手的情形，见她出手剑招，诡异辛辣，竟是生平未见之学，心头大为震动。

如若他未受剧毒，定可从陈玄霜这诡异剑招中，悟出一些新奇的剑学。

他浸沉剑道数十年，每日苦苦思求，想在剑术上有些成就，可惜一直未能遇得超越自己剑术成就，或在伯仲之间的高手过招动手，由彼此印证中，求得进境。

被誉为一代剑圣的萧遥子，自昔年围剿那施用七巧梭的妖妇伤目之后，一直未再回到武当山去。

神钟道人常常追慕这位前辈高人，希望他能突然回山，以他剑术上的成就，用作借鉴，再求精进，使武当派的剑术，在他这一代掌门之中，能创出几招奇学。

但当萧遥子重返武当山时，正是冥狱狱主断梭作柬邀请天下高人，赴约绝命谷招魂宴的时候，这神钟道人，无暇把深藏的雄心，向萧遥子吐露。

陈玄霜出手的几招奇奥剑学，使他潜藏的雄心大动，可惜他已身受剧毒，而且发作在即，他黯然叹息一声，轻轻一弹手中长剑。

突然耳际间，响起了一声闷哼，眼前闪现了一片血光。

定神看去，只见陈玄霜溅满了一身血迹，挥剑决战于敌阵之中。

她剑招愈来愈奇，剑势的威力也愈来愈大，十二个鬼形怪人，已被她剑劈四个。

这时，无影神拳白作羲，和分背着葛炜，葛煌的松风、松月，都为陈玄霜精奇剑招吸引，忘记了仍然置身在险难重重的境遇之中。

但闻陈玄霜娇叱一声，剑光突然暴射，撒出了朵朵银花，又有两个鬼形怪人，溅血横尸在剑下。

这面陈玄霜大展身手，初试奇学，那面方兆南也发挥了甚大威力，阻挡了三女迫进之势。

原来武当门下弟子的五行剑阵，自梅绛雪出手之后，已被迫的形将散乱，险象环生，方兆南却仗剑一跃而到，一连猛攻三剑，把形将散乱的五行剑阵，重又稳定下来。

那红衣少女格格一阵娇笑，道：“好啊！你也会装死啊！”

说着唰唰两剑，直劈过去。

方兆南长剑斜指，一招“斗转星移”，化解开疾攻过来的两剑，反手一招“琵琶别抱”，闪闪寒芒，幻化出数点银星，分点向蓝衣少女三处要穴。

那蓝衣少女一挥手中形如鹿角的怪兵刃，一招“铁树银花”瀑布出一片红影。

只听一阵叮叮咚咚之声，有如金石相击，方兆南点去剑势，尽被封开。

梅绛雪冷眼看他武功大进，心中甚喜，但她表面神情之间，仍是一片冷冰冰的样子，左手碧玉尺一招“画龙点眼”，由侧面急袭过去。

方兆南暗暗忖道：“我如不和她实实在在的拚上几招，只怕要引起她两位师姐的怀疑之心。”

当下一剑“潮泛南海”，守中带攻，封架开梅绛雪手中的碧玉

尺，长剑趁势推进，疾向前胸点去。

梅绛雪正待用右手玉尺封架，斜里却疾来一剑，封开了方兆南的剑势。

耳际间响起了那红衣少女娇笑之声，道：“当真是痴情女子负心汉，你竟然连我们三师妹也一样照下毒手……”

方兆南手中剑势一紧，唰唰唰一连三剑，把那红衣少女迫的向后退了一步。

那蓝衣少女和梅绛雪的攻势，却被五行剑阵中的道人接住。

五行阵的奇奥变化，护住了方兆南的侧翼，使他没有了后顾之忧。

激斗中，忽听一声冷哼，一个武当派中道人，被梅绛雪手中碧玉尺，震飞了长剑，那蓝衣少女疾由侧面攻来一剑，把那人一斩两截。

五人组成的五行剑阵，死了一人之后，登时阵法散乱起来。

那蓝衣少女借机向前疾冲了两步，手中形如鹿角的怪兵刃，突然施展开迅厉的招术，疾冲入阵。

已经散乱的五行剑阵，登时被她冲得七零八落。

方兆南暗中留神瞧去，只见群道个个满头大汗，举手挥剑，显的亦甚勉强，看样子，再动手相搏一会工夫，不用三女施下毒手，四人也难支撑多久了。

原来四个道人经这一阵激烈的相搏之后，血脉流行加速，毒性早已发作。

方兆南暗暗叹息一声，忖道：“霜师妹说那大殿水雾中含有剧毒，当时我亦有中毒之感，这些道人，分明一个个毒性发作，我怎么毫无异样之感，这样看将起来，梅绛雪相赠那两粒丹药，定然是解毒之药了，唉！她待我这般情深意厚，日后不知该如何报答于她才好……”

正自付思，遥闻陈玄霜高呼之声，道：“南哥哥，快些退出来吧！”

那红衣少女手中拂尘，剑势突然一紧，攻势猛厉无比，口中却娇笑道：“三师妹，一个薄情郎，留着 he 徒招烦恼，二师姐替你杀了他，稍泄你心头之恨……”

方兆南大喝一声，手中剑势突然一变，施出半招“巧夺造化”，刹那间剑芒点点，分向三女袭到。

这一招旷绝千古，奇奥之学，威力强大，变化神奇，方兆南虽然只知道一招的三分之一，但出手的剑势，已使三女大骇而退。

方兆南低声喝道：“四位道兄快退！”

他收剑一跃，人已到生死门下。

这时他回头望去，只见武当门下四个道人，一齐摔倒在地上。

但见那蓝衣少女、红衣少女手中剑光闪动，四人全都被拦腰斩作两截。

原来四个身受之毒早已发作，方兆南跃退后，四人更是无力招架，吃三女手中兵刃一震，晕倒在地。

激战中，方兆南大喝一声，又施出了那招“巧夺造化”，但见寒芒流动，分向三女袭去。

梅绛雪和那蓝衣少女见威势奇大，似是知道厉害，立时倒跃而退。

那红衣少女看他常施出此招，逼退自己，心中忽生不服之感，竟然不向后退，左手拂尘，右手宝剑，一齐出手。

拂尘攻敌，长剑却斜撩方兆南的剑势。

只觉那满天流动的光影中，幻起千百剑尖齐齐刺了过来。

同时，也觉着自己上撩的剑势落空，全身尽在对方剑光笼罩之下，不禁心头大骇，急急收剑而退。

她见机虽快，但仍晚了一步。

只见闪闪银虹，掠面而过，一片秀发，应手而落。

这招剑术之中，本还有甚多精奇的变化，如果方兆南当时记全那老人传此一招剑学，只怕三女早已溅血在他的剑下了。

只可惜，这招霸绝武林的剑学，他竟未能学会，坐失了千载难求的良机。

方兆南一击得手后，立时大声喝道：“霜妹快退！”伸手一拉陈玄霜，转过身子，急急向前跑去。

那红衣少女吃那一剑削落了一片秀发，早已吓的魂魄离体，呆立谷口，望着方兆南疾去的背景出神。

她已站着不动，挡住了那蓝衣少女的去路，梅绛雪更是有意拖延，故意不追。

那蓝衣少女探过头来，在那红衣少女脸上打量了一下，见她没有受伤，立时冷冷的骂道：“死丫头，还不快追，站着发的什么呆？”

那红衣少女被师姐两句话，骂的醒了过来，口中啊了一声，放腿向前追去。

神钟道人目睹方兆南、陈玄霜奔到之时，立时低声问道：“两位可觉得内腑之中有些不对吗？”

方兆南摇摇头道：“没有啊！”

神钟道人略一沉吟，侧身放过方兆南和陈玄霜，说道：“我挡追袭强敌，两位请保护青城派的两位道兄，离开此处。”

也不待方兆南答话，仗剑向三女迎了上去。

白作羲连施无影神拳，真力消耗甚大，亦自知内腑毒伤发作，难再久存人世，当下对松风、松月一拱手，道：“两位任重道远，请尽余力，相助葛氏兄弟，脱出险难，兄弟去助神钟道兄一臂之力……”

说罢纵身一跃，直飞过去，人还未落实地，双拳齐出，打出两记无影神拳，分向三位少女击去。

松风、松月，因一直未和强敌动手，毒性发作较缓，心知眼下处境，寸阴千金，也不谦辞，低声对方兆南、陈玄霜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

说着当先放腿向前奔去。

方兆南心中虽然觉得疑窦甚多，但见松风、松月奔行如箭，也无暇多问，急急追了上去。

但听身后金铁相击之声，不绝于耳，似是打的十分激烈。

松风、松月一面奔行，一面抬头打量山势，似是想寻找一条出山之路。

片刻间，已奔出数里之遥，触目一片花海，香气袭人。

奔行之间，忽见人影急闪，红花当中，闪出来两个绿衣少女，手横宝剑，拦住了去路。

松月左手抓紧了背上的葛炜，右手抽出背上宝剑，唰的一剑，疾向左首那绿衣少女刺去。

那左首少女并不举剑，向后退闪，避开剑势，倒是右首那绿衣少女，斜里伸来一剑，挡开松月剑势。

方兆南沉声喝道：“两位道长背负着人，我来对付这两个……”

他话还未完，陈玄霜已疾冲而上，手中宝剑一振，幻出两朵剑花，分袭二女。

右边那绿衣少女一招“回风舞柳”，长剑疾转回来，封架开陈玄霜攻去的一剑。

陈玄霜娇躯斜斜一转，反臂一招“天外来云”劈了过去。

她剑招刚变，忽听一声凄厉、短急的惨叫声。

转眼望去，只见左侧那绿衣少女，手中宝剑，从身后洞穿右

侧绿衣少女的前胸。

原来她乘势闪到身后，借机刺出一剑，右侧绿衣少女，万没料到同伴竟会暗算自己，毫无防备，剑势穿心透胸，惨叫半声，人已倒地死去。

这意外之变，连方兆南、陈玄霜等，都有些茫然不知所措，望着那绿衣少女发呆。

只见她缓缓拔出长剑，就那绿衣少女身上，抹去血迹，问道：“那位姓方？”

方兆南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在下姓方。”

那绿衣少女打量了方兆南两眼，道：“你可是叫方兆南？”

方兆南道：“不错，姑娘怎的知道？”

绿衣少女道：“前面关卡重重，这谷中有一条出山捷径，几位如想逃得性命，只有从那密道出去。”

方兆南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绿衣少女低声答道：“我奉梅姑娘之命而来，眼下时光不多，几位快随我来吧！”飞起一脚，把尸体踢入花丛中，转身向前跑去。

方兆南望了松风、松月一眼，道：“跟她去吧！”

几个人鱼贯随那绿衣少女身后，加紧急追。

那绿衣少女似是异常熟悉冥狱形势，带着几人穿越奔行于花丛之中。

但见花色迷目，方兆南等跟她身后，在那花丛中转的迷失方向。

这时松风、松月身受之毒，已逐渐开始发作。

只觉四肢困倦无力，背着葛炜、葛煌，已觉力难胜任，只跑的满身大汗，面色铁青，但两人却仍然咬紧牙关，拚尽余力苦撑。

那绿衣少女神情，也似十分紧张，虽已瞧出松风、松月难以